



中共株洲市委主管、主办 株洲日报社出版



酒埠江 在目光穿梭中流淌

陈湘伟

酒埠江拦河坝，高164米，长307米。时间捆绑着那段斗转星移的画面，目光穿透这座人工大坝，仿佛看见当年父辈建设者们的躬身。

那个年代，没有机械化，全靠人工挑，手推车，场面是热火朝天，红旗漫舞……

往事聚焦，就像猛然跃出的一尾鱼，恰似蓝天一道银色的闪电，将一些过去的事散落在碧波荡漾的湖面。

四十六年前，我在大坝旁读书。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

而今，大坝成了AAAA景区，没了钢厂、瓷厂、水泥厂，也不见了高耸的烟囱，却多了很多陌生人的脸，他们装扮得五颜六色，自由地打着溜达，享受着四季的风和雨，取一阵风，破译着流动的夜，唯有那熟悉的学校及水电站衬托着印象。

而今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大坝冠名酒埠江景区，承接酒埠江古老传说的诗意，增添了现代气息，更赋予了新的使命。玻璃桥、白龙潭、仙人桥、鸟鸣塔寺、夏季漂流，各种花式文娱；宾馆酒店商业群，梯比梯次，人群喧嚷，宽敞的水泥路面，高调的马达声此起彼伏，隐藏着多少奋斗者的脚步，还有那笨路蓝缕的故事。

而今，蜿蜒的酒埠江，依然马不停蹄地搬运着柏市、黄丰桥、兰村、漕泊、嵩山峡谷的清泉，心花怒放地在官田、酒埠江汇集，两旁白露天羊，花瓣清香，风吹稻浪，炊烟悠扬，踏着流水的节奏，像一曲淳朴的二胡，连续不断地流动时间的音响和新农村的旋律，滋润着两岸广袤肥沃的土地和勤劳朴素的儿女们。

而今，银河上山腰，淌过几条小河道。被水溶化的那些凸，被欢笑笑下的凹，依然在这片热土的百姓生命里撕咬，撞出现代文明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命脉。

而今，几近天命之年的我，每当驶过这片景区，那个美丽动人的传说，仍牢牢紧攥着我的记忆：相传吕洞宾，不知何时云游西天，路过一个小村庄，山清水秀，垂柳弯弯，几个悠闲的牧童唱着一支惬意的歌谣；仙家风情摇曳，豪饮时几许仙酒洒落江中。翌日清晨，村民闻得一股醇香，竟是酒。于是，酒埠江这一块变得远近闻名。好景不长，县官探知内情，蜜糖地将一江美酒霸为己有。不知过了几世几劫，吕仙又经此地，猛听人叫狗跳，甚是凄惨，便降下云头，问明详情，不禁怒从胆生，取下葫芦，收回江中仙酒，哈哈一笑，飘然而去。从此，寂寞、荒凉的山村只空余了一个带酒的名字。

而今，云山苍苍，湖水泱泱。依然是一湖澄碧，淌过观田、酒埠江、网岭的山谷、丛林、田园、村庄、工厂，在攸州城后的群山、原野作最后一次深情回眸，一头扎入奔腾的淡水，而后向千里湘江、八百里洞庭奔流而去……



酒埠江风光



悬挂在枝头正待采摘的炎陵黄桃



刚刚做好的黄桃米糕



株洲风物

黄桃糯香：客家烟火里的千年新韵

钟志刚

晚霞染红天际时，从果园采回的最后一批炎陵黄桃已装车发运，正沿着挂壁公路驶出罗霄山脉的“深闺”。

白天的暑气渐消，院子里清凉起来。一家人却下半个多月的忙碌，享受着难得的清闲。

望着筐子里剩下的些许水果，嫂子忽然提议：“做些黄桃米糕打牙祭吧。”

“好，好！”回乡度假的我，几乎欢呼起来！早就听说黄桃米糕好吃，心底便期待着这份难得的淳朴乡味，有关米糕的记忆也在悄悄苏醒。

(一)

米糕（亦称糍粑），是客家民俗风情的鲜活载体，那袅袅升腾的糯香里，蕴藏着穿越千年的文化印记。

炎陵逾半居民为客家人，其先祖南迁时带来的面食习俗与技艺，与南方稻作文化相融，孕育出独特的“糯食”风俗。逢年过节、田间割禾、建房造屋、婚丧嫁娶，几乎“无糯不成席”。

它的模样随场景流转而丰富多彩：诸如烙上吉祥纹路的印花米糕，裹成饺子似的包馅米糕，捏成斗笠形状的灰水米糕，塑成稻穗模样的农家米糕；还有元宝状、板钱（约手掌大小的圆形古钱币）状、九子状、麻花状等巧思造型，不一而足。

艾叶米糕是祭祀祖先的必备供品。清明时节，沉睡一冬的田野，在春雨的浇灌下长出绿油油、毛茸茸的鼠曲草（当地称艾）。将其嫩叶采回，焯水之后掺入精细的糯米粉，揉成一个一个“板钱”胚子，裹入鲜笋、腊肉、蒜叶、干辣椒等馅料。蒸熟后，竹笋、艾叶的清香与腊肉、干椒的浓香交织，令人垂涎欲滴。客家人扫墓时将其郑重地供奉于亲人坟前，以此缅怀先人恩情。

艾叶米糕也揉进了客家人对日子的热爱、对生活的期盼。年少时在报纸上发表的诗一首诗，字里行间流露的，正是这份春天的温情：“清明时节/母亲悠悠地行走田野/采一篮野菜/和/把一年的希望/裹成一个/个/丰满的日子……”

禾线米糕则是一种典型的农耕生活图腾。田间（插秧）为农家大事，尤其是“开秧门”那一天，旧时要焚香点烛、燃放鞭炮，禳灾祈福。主妇们会将糯米揉捏成一颗颗米糕，用竹签串起来，送到田间地头供劳作的人享用。农人们坐在田坎上，望着层层叠叠的梯田，品味着禾线米糕，祈愿一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

而此时，春风拂过田垄，也撩动着姑娘们的心弦。她们指尖翻飞，目光却不暇时看向田的后生。若有瞧上眼的，便会在休息时含蓄地递过去一两串雪白的禾线米糕。

这一举动，自然瞒不过旁人雪亮的眼睛，他们哄笑起来，脆生生地唱起朴素的歌谣：“插秧插到四月八，阿妹洗手做糍粑，糍粑送给插秧郎，手帕绣了十朵花。哟——喂！”

令我印象至深的，当属春节美食灰水米糕。每年腊月二十七、八，家家户户取来糯米、糯米各半，经山泉水一夜浸泡，粒粒如晶莹的珍珠，而后用石臼碾磨成粉，浇上黄荆柴烧制的灰水（碱水），手工团成尖顶圆身斗笠形状，整齐地码放在新鲜的箬叶上。

最后一道庄严的工序是点红。用木头雕刻而成的梅花、喜鹊等吉祥图案，蘸上鲜艳的食用颜料，印在粉嫩如玉的米糕尖上，宛若新娘眉间的朱砂痣。母亲一边点红一边祈祷：“点红点红，

日子越点越红！”

米糕出笼的那一刻，总要先敬奉天地、神农与祖宗，每一个动作都透着虔诚。这世代传承的质朴仪式里，充盈着对天地滋养的深深感恩，对自然伟力的满心敬畏，以及对宗族血脉的绵长追念。

小孩子们则一边津津有味吃着灰水米糕，一边欢快地唱着童谣：

“团团圆圆福寿全，一面吉祥一面缘，吃了它，平平安安过大年。”

穿越千年的米糕，早已超越了美食的意义，它承载着客家人的浓情寄托与殷殷希冀，在烟火人间里续写着生生不息的传奇。

(二)

米糕于客家人，是代代相传的美食技艺，也是割舍不去的味蕾依恋。

在炎陵，几乎每个村落里，都能数出几位对米糕情有独钟的“大胃王”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家建房时，母亲每天都要蒸几簸箕米糕帮工们当大点心。常言姐夫与富家伯公（堂伯祖父）干活卖力，吃起来米糕也毫不含糊。有一回两人较劲比赛，竟各吃下半簸箕的米糕，少说也有几十个，看得旁人目瞪口呆！数十年过去，聊起那次“战绩”，常言姐夫仍会得意好一阵子。

身为客家人游子，我的舌尖依然牵绊着一丝软糯深情，任凭岁月流转，总会在不经意间悄悄泛起熟悉的涟漪。

记忆里的米糕吃法多样，蒸煮煎炒烙炸烘，各具风味。其中数清蒸最常见，也最能保留米糕本真的味道，蘸上白糖或蜂蜜，甜得沁人心脾；若是配蒜叶油辣酱则更是“绝绝子”，辛辣鲜香，格外开胃。

煮米糕的做法是将其切块，丢进沸腾的高汤里，撒上葱花、辣椒粉，既能嚼到米糕的软糯，又能喝到鲜美的汤汁，香在嘴里，暖到心窝。尔后这种吃法衍生出新花样——涮火锅，又是另一番鲜香。

炒米糕最是费人心思。切成细长的米糕，与成香的腊肉、细滑的豆腐丝、清甜的白菜、金黄的蛋卷、鲜辣的青红椒等巧妙搭配，每一口都是色香味的圆满。

烙米糕则带着几分锅贴的意趣。热锅里淋上透亮的山茶油，撒一撮白白的细盐，将米糕齐齐整整地码在上面。“滋滋”的声响里，茶油的清香混着米糕的焦香弥漫开来，勾得人直咽口水。

最让我怀念的，莫过于“烘米糕”“煨米糕”的意趣——把米糕放在炭火上，或者埋进柴火灶的余烬里，借那点余温慢慢煨熟当零食。有时，小伙伴们还会在野外挖一个小小的土灶，点燃稻草，一边煨米糕，一边玩“煮饭饭”的游戏：

“若米，气差。烧火，做夜（晚饭）。有柴烧，拆篱笆。有饭食，做糍粑……”

现在想来，小伙伴们在角儿的哪里是米糕的味道呢？游戏里的角色扮演，活脱脱就是原始版的“剧本杀”，早让我们玩得忘乎所以，连空气里都飘荡着藏不住的欢喜。

要说米糕最精致的吃法，当属油煎。过去农家日子清简，一般人家只在春节前做上少许，留着正月里招待贵宾。油煎米糕金黄饱满，正里面包裹着豆馅之类，酥脆里藏着鲜活，吃得齿颊生香，余味悠长。

并非所有米糕都味道鲜甜。艰难岁月里，为了活下去，许多人曾被逼吃过糠渣米糕、野菜米糕、树根米糕——一律又黑又硬，苦如药渣。族中一位老者弥留之际，曾用颤抖的手捧着空碗，喃喃道：“若能吃上一个白米糕，便死而无憾……”那一幕，至今想来令人心酸。

一种米糕，一种风味，一种寄托。

灰水米糕饱含喜庆的年味，艾叶米糕唤醒春天的味蕾，禾线米糕寄托丰收的期望，糠渣野菜米糕留下的却是苦涩的回忆……

(三)

千年客家米糕，于岁月洪流中沉淀了时光的醇厚，又在时代浪潮里焕发出鲜活的新韵。

如今，身披“国家地理标志”荣光的炎陵黄桃，早已成为乡亲们脱贫致富的“吉祥金果”。夏秋之交，家家户户就地取材，案板间演奏着创新交响曲——当清甜黄桃邂逅温润糯米，当蜜意醇香缠上人间烟火，不经意间，便凝汇成一道道丰收的美食新韵。

看！月亮从山坳上升起来了。哥哥手捏金色黄桃，刀锋轻盈而流畅地滑过，褪下的果皮便欢快地跳跃。很快，满满一盒桃脯被送进蒸笼，经大火蒸熟，透亮如琥珀，桃香四溢。嫂子系好围裙，调和米粉，倒入桃脯，几番揉搓碾压之后，熟练地捏成一个个圆珠玉润的米糕胚子……

很快，月亮一般圆圆的黄桃米糕，挨挨挤挤地排满两大簸箕。

嫂子动作娴熟、轻巧流畅地将米糕抛入油锅，划出一道道曼妙的弧线。转瞬之间，一股浓郁的香气便弥漫开来。

不一会儿，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循香而至。他的肌肤黝黑光亮，宛如泥土的色泽，像极了我们童年时的模样。

嫂子笑嘻嘻地说：“小米糕甜，你又来啦？”原来，这是村里邻居家的孩子，对米糕极为喜欢，因此得了个可爱的译名。他的嘴巴也甜，回应道：“婶婶家的米糕真香，隔老远就能闻到！”

嫂子刚捞起煎好的一盒米糕，色泽璀璨，香气诱人，还滋滋地冒着热气。小米糕手手脚脚为麻利，捡起一个就往嘴里塞。嫂子担心他被烫着，嗔怪道：“还没有敬天地呢！”他却猛吸一口，烫得咧开嘴不停地哈气。

或许是饥荒年代咽下的那些苦涩米糕，点燃了客家血脉里的奋斗激情。早些年，村里黄桃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成员都是建档立卡贫困户，如今纷纷盖起了楼房，购置了小车。身为负责人的哥哥还作为典型上了央视，站在桃树下接受采访时，一家人笑得像阳光下的金色黄桃一样灿烂。

哥哥接上小米糕的话头说：“电视台记者再来，就让你婶婶做黄桃米糕给大伙吃，让记者也尝尝这新时代的糯香吧！”

晚风轻拂，一阵阵浓郁醇厚的糯香味扑面而来。我再也按捺不住，夹起一枚黄桃米糕，咬下一口——哇，果真又糯又甜！这滋味里，浸染着传统客家糯香的绵长记忆，也饱含今朝“优质黄桃之乡”的丰饶与富足，在唇齿间缠绕，醉了乡愁……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@163.com



茶陵文庙遗韵

林晚同

茶陵县第二中学（以下简称茶陵二中）的围墙之内，珍藏着一段被光阴磨亮的斑驳岁月。每当晨雾如纱，漫过校园里挺拔的香樟，总有人仿佛能于恍惚间窥见，那青砖灰瓦的旧影里，飘来一缕千年不散的墨香。这里，曾是茶陵州学的文庙所在——一座承载着儒风文脉的殿堂，在岁月的长河中默然伫立，看尽云卷云舒，历遍兴衰荣辱。

文庙的滥觞，可追溯至茶陵文教初兴的北宋。彼时，先人们独具慧眼，择城南灵秀之地狮子山，为这座教化殿堂奠定了第一块基石。那里山水环抱，清气充盈，是开卷吟哦的绝佳所在。可以想见，当年的州学，祭祀先师，兼以教化士子，朗朗书声与山间鸟鸣交织应和，儒家思想的种子便在这片沃土之上，悄然生根，滋养着一代代茶陵人的精神世界。然而，岁月流转，世事变迁，文庙亦几经迁徙，每一次的辗转，都像是一次对文脉存续的顽强守护。

历史的车轮行至清康熙十年（公元1671年），茶陵文庙迎来了其形制最为恢弘的时刻。它被迁建于南城之内，也就是如今茶陵二中的这片土地。新建的文庙，亦称州学，其规制严整，气象万千。一条庄严的中轴线上，棂星门、泮池、大成门、大成殿、崇圣祠等建筑次第展开，两翼则有乡贤祠、名宦祠等配建筑，错落有致。主体建筑大成殿更是飞檐翘角，雕梁画栋，尽显皇家气派与儒门庄重。那时的文庙，不仅是春秋祭孔的圣地，更是整个茶陵府的教育与文化中樞。每逢丁祭之日，官绅云集，学子肃立，在庄重的礼乐声中，整理衣冠，拜谒先师，感受着儒家文化“高山仰止”的博大与崇高。

然而，盛世并非永恒。咸丰年间（公元1851年—公元1861年）的兵燹，让这座文教圣地未能幸免。太平军攻占县城，文庙一度被作为驻军之所，圣域沦为战场。激战过后，殿宇蒙尘，梁倾瓦碎，曾经的赫赫荣光，被一层厚重的历史尘埃所掩盖。所幸，文庙的火种在茶陵人心中从未熄灭。民国十九年（公元1930年），邑人痛心疾首，奔走呼号，集腋成裘，合力修复了大成殿。当残破的飞檐重新昂首，当剥落的彩绘再次生辉，那不仅是一座建筑的重生，更是茶陵人守护精神家园的明证。

文庙的文教功能，在新的时代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延续。它先是成为了首善镇小学的办学之所，古老的庭院里从此回荡起稚子们的琅琅书声。1950年，私立正本中学并入茶陵县立初级中学，迁至文庙办学；1952年，私立育民中学改称茶陵三中，几经辗转后，也于1962年迁回文庙，并最终定名为茶陵二中。自此，文庙与茶陵二中血脉相连，教育的薪火在这片浸润着儒风的土地上，赓续不绝。

只是，当我们今日再漫步于茶陵二中的校园时，已难寻文庙完整的旧貌。1975年，在那场席卷全国的“批林批孔”运动中，文庙主体建筑被悉数拆除，改建为教学楼与教工宿舍。曾经的红墙黛瓦、殿堂楼阁，最终化作了时代的砖石与水泥，在校园的角落里无声诉说着过往。

幸运的是，并非所有的印记都被抹去。在校园一隅，我们仍能寻到一块幸存的古碑——清乾隆五十四年（公元1789年）由时任知州王润霖撰的《文庙碑记》。当指尖轻抚碑上那些历经两百余年风雨的铭文时，我们仿佛能穿越时空，看见王知州挥毫落墨，将重修文庙的功绩与对本地文运昌隆的期盼，郑重地镌刻其上。这块石碑，是那段历史最权威的见证，也是文脉赓续的庄严宣告。

伫立旧址，闭目凝神，耳畔似乎有先贤的教诲。穿过时空的回廊，眼前仿佛有学子们就着桐油灯伏案苦读的身影。课堂早已不在，但那尊师重教、耕读传家的精神，早已化作不灭的薪火，融入了茶陵的文化血脉之中，照亮着此地的教育前路。

如今的茶陵二中师生，是这片土地最直接的继承者。他们或许未曾亲见文庙的巍峨，却能从校园里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中，呼吸到那份厚重的历史气息。春日，樱花烂漫，粉白的瓣雨飘落于古老的台基之上，仿佛是文庙用另一种方式诉说着对土地的眷恋；深秋，金黄的银杏叶铺满小径，与现代的教学楼交相辉映，构成了一幅传统与现代和谐共生的动人画卷。

一座文庙的兴与衰，就是一部地方的缩影。它见证了王朝的更迭，亲历了战火的洗礼，也承载了民众对文明与知识最朴素的坚守。文庙的实体或许已消散于历史的烟云，但它的遗韵，已深深融入这方水土，化作茶陵二中琅琅书声的背景音，在每一个日出日落间，低吟浅唱，生生不息。



茶陵二中校园一景，以前，这里是茶陵文庙所在